

我的鄰居是一對年近八旬的老夫婦。十幾年前,我們一起搬進了這個新建的社區。那會兒,他們老兩口看上去還蠻硬朗。老先生雖然已經七十多歲了,可精神頭很足。每年的獨立節,他還饒有興緻地操辦整條街的國慶節聚會。他總有很多新花點子,象自行車比賽,沿街小遊行,當然少不了人人都期盼的聚餐了。小孩子們玩得開心快樂,大人們也找到了聊天的好機會。

可是,老先生因為患有嚴重的關節炎,兩條腿不給力,行動不大方便,致使他的健康每況愈下。起初他還堅持自己開車去買食品雜物,到了最近幾年,他出門越來越少。平時的食物都是叫一家食品專賣店送貨上門。割草收拾園子的活也全部承包給了老墨。趕上冬天下雪,住得不遠的兒子孫子就過來幫老兩口清掃院子。若是雪下得太大,他們乾脆就雇人來鏟雪。

這樣一來,老兩口真可謂足不出戶。一年到頭,我很少能看到他們。只偶爾見他太太出來拿信,或是把垃圾桶推到街上,等收垃圾的大卡車來拿走。我想象着,這樣一對老夫老妻,整天蛰在一座大房子里,過着近乎與世隔絕的生活。唉,這樣的日子,有什么意思呢?

不過值得慶幸的是,這對老夫婦有四個兒

美國老人是如何度過晚年的

女,其中有兩個就住在臨近的社區。每逢節假日,看看他家門前停的一輛輛車,便知道肯定又是全家聚會。兒孫滿堂,這是讓老先生和太太最引以為自豪的。老先生就曾對我說,他最明智的一件事,就是把房子買在這里,離兒女很近,能夠經常見面,互相照應。看來,養兒防老不只是咱中國人的理念,美國人也有。只不過,他們從兒女那里希求的,更多是精神層面的慰藉與支撐。

我不知道,有多少美國老年人象我鄰居這樣地生活。儘管美國有老人院,也有各種各樣的社區老年人服務中心,但是,多半老人還是選擇自己料理生活,間或得到兒女的些許照顧。

記得我在美國的導師,就是如此照顧他自己的母親。那時他象個空中飛人,定期往佛羅里達那邊跑,就為了去看他年邁獨居的老母親。我導師脾氣有點怪,每次從佛羅里達回來,我問他,和你母親在一起,度過了很愉快的時光吧?

哪知道,他卻脫口而出,“一點都不愉快,我去了,她就有了吵架的對象,我就是那個陪她吵嘴的。”

怡然

我不解地問,“那你還去,不是故意惹她生氣嗎?”

他卻哈哈大笑,“惹她生氣,總比沒人搭理她,叫她一個人孤零零地要好呀!”

我恍然大悟。人老了,若是連吵架都找不到人,那也是蠻可憐的呢。

我這位古怪的導師,就一直這樣虔誠地無怨地做他的空中飛人。想起來,他也還算是個孝子吧。他母親也只有這一個獨子可以依靠的了,除此以外,她的晚年還有什么呢?

不由得我再一次回味起那部著名的美國電影《金色池塘》,其中展現的那種老年心理與情感危機,大概是每個老人都難以逃避的。人老了,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孤獨。與兒女的理解溝通和溫暖的親情,會給孤獨的心點起一團火焰。

沒來美國以前,就聽說過那句耳熟能詳的話,“美國是兒童的天堂,中年人的戰場,老人的墳墓。”而我眼見耳聽的大部分美國老人,卻都是這樣生活的。他們在經濟上是相對獨立的,不會有依賴兒女的心理。但在精神上情感上,他們



同樣也需要有兒女情長的體恤撫慰。老年人身體的日漸不適,使他們更感到親情的可貴。人,終有一老。能有個安靜平和的老年,也是一種福啊!



清晨,住院的父親對陪床的女兒說:“你昨晚睡得真香呀,比我睡得還死……”

這是第二夜。前一夜,60 歲的父親

突然嗜睡,意識模糊,行爲怪異。老伴和女兒、女婿馬上送他入院,大家取錢交錢,答醫生問,辦手續,亂作一團,他只不斷地站起、坐下,喃喃自語……

折騰半晌,天明時父親醒來,如大夢一場:“我在醫院?我怎么會在醫院?”醫生說他的病是突發性的,徹查的各方面指數也都正常,全家人才好歹睡了個安穩覺。因此,女兒聽了父親的話,只是笑笑,沒有答話。她想:睡得沉些,也是應該的。

過了些日子,父親病癒出院,偶有

一次與女兒拉家常,說起病房的彈簧門,一開一合都無聲無息。那門沒有插銷,大約是不必要,白天黑夜,醫生護士川流不息,用腳一抵就開了。而病房的窗,當然也沒有鐵柵欄。

父親說:“我就怕有壞人進來,對你不利呀……”所以,父親方蒙眬睡着,陡地驚醒,轉臉看女兒和衣睡在相鄰的病床上一動不動,心略略安了些,又閉了眼。睡意才一來襲,父親又猛地一醒,趕緊看一眼女兒……心一直提着放不下,醒醒睡睡,就這樣折騰了一夜。30 歲的女兒看着父親,簡直想不通:有壞人進來,他能怎麼樣?60 歲的老者,才從死亡的懸崖上被拖回來,一整天就喝了幾口粥。一只手上還打着點滴,是生理鹽水和氨基酸——父親有糖尿病,連葡萄糖都不能打。真遇到歹徒,只怕他連呼救都難,他卻還記得,要護佑自己的女兒。已婚而沒有小孩的女兒,想笑,卻歛歛地落了眼淚。她忽然懂得:這就是父親。



我不是誰的偶像

作者:魏晨

頒獎典禮結束後,我抱着獎杯回家,放下沉重的水晶獎杯,我走進浴室卸妝洗澡。

剛打上一身香皂,水“嗖”的一下變涼了,把我澆了一個大激靈。我趕緊拿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泡沫,跑去廚房重開熱水器,卻發現怎么都點不燃,原來是煤氣停了。

我只能重返浴室,繼續想辦法弄掉泡沫。搗鼓煤氣的時候,泡沫已經變干,憋得毛孔直發癢。

我擦着擦着,看到鏡子里的自己,頭髮像章魚須一樣黏在額頭上。

幾個小時前,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還在我的耳邊沒有消退,鎂光燈下,我的舉手投足都受到了衆人的矚目。

可是此刻,無人看見我的赤裸滑稽。除了我自己。

生活就是這樣,給我機會表演,也會時不時地忽然一盆冷水把我從頭澆到底,提醒我有喜劇就有悲劇,有好夢就有噩夢。最好的應變方式就是一旦曲終人散,就趕緊變回自己——變回奶奶的孫子、父母的兒子、老師的學生、朋友的朋友、同事的同事。我照樣是私底下也會打嗝放屁、感冒發燒流鼻涕的人,是去超市買可樂不能少付一毛錢的人。

是的,現在的我已經當了好幾年的職業“偶像”,作為一個偶像,不只是有明粉(把喜歡你當做一種生活方式),還有很多黑粉(把討厭你當做一種娛樂方式),更要不斷面對媒體的質疑。不管人們喜不喜歡你,只要一日在公眾面前出現,你就永遠都在面試。

爸爸被查出身患肺癌那天,媽媽並沒有表現得過度傷心,她只是怔了好久,然後悄悄抹掉了眼角的淚花。

爸爸也很冷靜。在詳細諮詢了醫生、得知化療的過程和結果後,他獨自在房間里待了一天,出來吃晚飯的時候宣佈,他拒絕治療。在我 and 妻子小季的勸說和反對聲中,媽媽始終沉默着,一聲不響地往爸爸碗里夾了幾筷子菜。

爸爸有醫保,治療費用家里能承擔,但爸爸堅持不治療。他說接受治療不過是延長數月至大半年的壽命,他不願意把自己最後的人生放在醫院,在那里接受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化療。在所剩不多的時日里,他希望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媽媽沉默了許久,最後說了句:“讓我們回老家吧,你爸一直想家。”我和小季結婚後,把從學校退休後住到農村的爸媽接到了身邊。但爸媽時常懷念農村出門就可見到的田園河流,喜歡鄰里間淳樸的家常往來,不習慣大城市里的壞空氣。

第三天,我和小季就將他們送回了農村老家。回去以後,他們的日子竟然也過得從從容容。

荒蕪已久的院子被打理得生機勃勃,爸爸隔三岔五去花市,買來許多花、樹,雇三輪車拉回家種下。我和小季每周回去看他們,小院里的花一次比一次開得繁盛。

爸爸瘦弱的身體穿梭在灌木叢里扶鋤松土,媽媽在院子一角拎桶接水澆灌。我勸媽媽:“爸爸身體不好,你勸勸他,別操心這些事了。”媽媽回答:“勸不動,他做得高興,就隨他去吧。”

總有一個人要先走

作者:巫涼

媽媽退休前是教植物課的,一輩子最喜歡的就是花。爸爸悄悄告訴我:“這些都是你媽喜歡的品種,你媽一直想要這樣一個院子。我年輕的時候總覺得自己忙,沒空打理,又覺得日子還長,拖來拖去,居然拖了幾十年。再不着手,就真來不及了。”媽媽的心願,爸爸原來一直是記在心里的。

飯桌上,我看見爸爸並沒有因忌口,肉和辣椒什么的,只要他想吃的,媽媽都給他做。

臨走前,我問爸媽要不要再跟我回去,爸媽拒絕了。爸爸說:“廣兒,爸陪你半輩子,知足了。你媽跟着我半生辛勞,爸剩下的日子不多了,想跟你媽兩個人過點兒清淨日子。這里挺好。”

生命最後的日子,爸爸選擇和媽媽一起度過。

我和小季每周末都回家看他們。一個周末,媽媽提前打電話過來通知我們不要回去,說有親戚結婚,他們要去參加婚禮,不在家。事後從姑姑口中得知,

爸媽是出去旅遊了,在雲南待了八天。怕我和小季不同意,兩人才商量好瞞着我們。

我生氣地責怪爸爸對自己的身體不負責任,責怪媽媽太縱容他了。媽媽後來對我說:“你爸時日不多了,我們就尊重他,讓他把想做的事都做了吧。人活一輩子,終歸是要走的,如果能做到不留缺憾,那就很完美了。”我無言以對。

從雲南回來後的第二周,爸爸的病情加重了。這一次,我們尊重了爸爸的選擇,沒有去醫院。爸爸在自己家中,在我們的陪伴和注視中,平靜地離開了人世。臨走前,爸爸輕輕叫了一聲媽媽的名字,媽媽把手遞給他,兩隻干瘦的手握到了一起,十幾分鐘後,爸爸走了。爸爸的葬禮上,媽媽井井有條地



的孩子,他的願望是在假期多編幾個籃子賣掉,有了學費就可以繼續上學了;比如一個拾荒的老人,他的願望是明天早上可以第一個去佔領那個富人區的垃圾箱;比如一個乞丐,他的願望是今夜不要下雨,因為窩棚蓋被風刮掉了;比如一個流浪漢,他的願望是冬天再遲一天來,縮在牆根兒再多取一天陽光的暖;比如兩頭相愛的豬搶食吃,彼此希望明天早上自己的重量超過對方而被宰殺,那樣就可以讓對方苟活



低到塵埃的願

作者朱成玉

下來;比如一個車轍里的兩尾魚,希望能再吐出一點唾液給對方,以求延長一秒此生的幸福……

當年,有記者問侯寶林為什麼要說相聲,侯寶林說,最主要原因是“餓”,而說相聲之初的願望只是每天都能讓家人吃飽飯。蘇軾寫過“人皆養子望聰明,我被聰明誤一生。惟願孩兒愚且魯,無災無難到公卿”。無災無難,便是他對孩子的願望。安德烈問他的母親龍應台:如果將來我成為一個普通的人,你會失望嗎?龍應台告訴她的兒子:對我最重要的,不是你有無成就,而是你是否快樂。朋友在新年短信里說,不祝願我飛得有多高,只祝願我飛得不那么累……這些很低很低的願里,藏着很深很深的愛。

忽然想起自己一個個簡樸的生日和一張張親人的臉,那很低很低的願的蛋糕里,不是一樣揶着很飽滿的蠟燭嗎?

打理着事務。雖然悲傷,但情緒沒有失控,她還用瘦弱的手臂環住了我因壓抑哭泣而抖動的肩說:“廣兒,不要哭,你爸走了,在那邊再也沒有病痛了。”

只是幾個小時以後,送葬的隊伍散去,媽媽還不願意離開。她讓我和小季先回去:“你們走吧,我想在這兒安靜地陪陪你爸。地底下黑,他一個人太孤獨。”

爸爸離世後,媽媽開始旅行。短短半年時間里,她去了三亞、南京和杭州等地。

回家看媽媽時,她翻開自己的旅遊相冊。我看見在雲南時,雖有病態卻一臉滿足的爸爸握着媽媽的手站在洱海前;我看見他們在大理的小巷中悠然並肩前行;我還看見,在媽媽後來獨自的許多景點照片里,媽媽手上都拿着一張他們的合影。媽媽說:“這都是你爸生前想去的地方。他來不及去,我把他帶過去。”

這時,我才第一次讀懂了爸媽之間的深情。“每次在醫院里看見那些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的病人,我就慶幸當初沒讓你爸遭罪。我瞭解你爸,一輩子最要尊嚴,他不怕死,就怕走得不體面。你爸走,我是最傷心的那一個,但是我寧可看着他高高興興地走,也不願看着他活受罪。我相信換了我,你爸也會這樣做。”媽媽說,“每個人最後都是要走的,就像每一條河、每一條溪,最後都要流向大海一樣。我願意他從從容容地淌過去,在那兒等着我。”

爸媽的愛情,像一片無言的沃土,沒有花哨的張揚,不需要淺薄的表達,卻是彼此人生最可靠、最實在的根基。